

文艺作品选

第六輯



長篇节选

桥头鎮

刘 流 著

作家出版社

內容說明

本書是從長篇小說“烈火金鋼”中節選來的。寫五一反“掃蕩”中，一個八路軍排長，在橋頭鎮掩護全營突圍後，雖然已經負傷，但經過幾次白刃戰鬥，終於也突出了敵人的包圍。它生動地描繪出一個忠於革命事業的孤胆英雄形象；同時，也寫出了一個為掩護排長而奮不顧身的農民烈士的忠貞面貌。

橋 頭 鎮

劉 流著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號

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

*

字數 30,000 開本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$ 印張 $1 \frac{4}{9}$ 插頁 2

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45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270

定 價：(1)0.11元

目 次

第一回

史更新死而复生 赵连荣舍身成仁…………… 1

第二回

白手夺枪排长奋勇 仰面喷血鬼子丧魂……………17

第三回

史更新一弹突围 独眼龙两次逃命……………31

第一回

史更新死而复生 赵連荣舍身成仁

当“五一”反扫蕩打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，在滹沱河的下游桥头鎮上，发生了一次地裂山崩的战斗。天上是飞机，地下是大炮坦克車，把整个鎮子里里外外圍了个风雨不透。杀声、喊声、枪声、炮声响成了一鍋，从拂晓打到黄昏，从黄昏又打到天明，直打得硝烟漫地，火光冲天。可是打着打着，忽然間枪炮不响了，飞机也不来了，好像是停止了战斗。在麦子地里藏着的人們都觉着奇怪，誰也鬧不清是怎么回事，眼巴巴地望着鎮子里冲天的大火，明明知道是烧自己的房子，也不敢回家搶救。离鎮子近一点兒的人們，連身子也不敢站起来，一个一个的在麦壠里蹲着坐着，还有的趴着，使劲地拔着脖子，一声不响，大气不出，直瞪着眼睛看着街口。正在这个劲头兒上，冷古丁的站起一个人来。

这人看样子約摸有六十多岁，滿脑袋花白的头发，下巴底下长着一綫山羊胡子，高身材，长瘦脸，两只眼睛象是有些不帶劲，未曾看事兒，先要用手指头揉一揉擦一擦。他的胳膊窝里夹着一根榆木鍬把，有一把多粗，有齐胸口那么高，这就是他的武器。这个老汉向鎮子里望了望，听了听，禁不住心神慌乱了，只見他把鍬把往右手里一提，猫下腰，呼呼呼呼順着麦壠就往前跑。跑出麦子地去，他脚步沒有停就又嘩啦嘩啦的进

了高粱地。这时候的小高粱，长得还没有麦子高，他得把腰弯得更低，可是他的脚步也更加紧了。出了高粱地，离镇子已经不远，他跳下道沟，拚命地往街口跑去。这人到底是誰呢？正是赵連荣。

赵連荣这个老头子，为什么象疯了似地往鎮子里跑呢？其中有个緣故：这场战斗就是他的兒子赵保中領着人和鬼子打的。

赵保中是个老紅軍战士，现在是八路軍冀中軍区主力兵团的一个营长，他帶着三个連的兵力，从反“扫蕩”以来，就連天連夜地跟敌人周旋着。多少个昼夜他們沒有能够睡覺，沒有得到过休息，也沒有吃上过一回痛快飯，本来就疲劳得够呛了，可是当他們向外綫轉移的时候，又在桥头鎮被两千多名日本軍队給包围住，这才造成了这次惊人的突围战。

諸位：三个連的八路軍只不过是三百多人，要跟两千多日本兵比起来，不要說兵力相差七倍以上，就拿武器來說，也比人家差得远哪！八路軍的营連里边，主要的武器就是步枪、刺刀、手榴彈，机关枪是很少的。日本兵可有的是坦克、大炮、机关枪，更不要說他們还有飞机、有毒瓦斯哩！再說，赵保中他們的彈药已經剩得不多。叫誰說这三个連也是九死一生，万分危险哪！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赵連荣怎么能不提心吊胆、情急神慌呢？

赵連荣一口气跑到了街外的場边。他看見場里模模糊糊的一大片，这是些什么东西呢？他用手指头揉了揉眼睛，走到跟前兒这么一看：哎呀，滿地都是死尸！他的心立时就咚咚咚地敲起鼓来了。他又仔細这么一瞧，哎哟！这些死尸个个都

沒有腦袋。老头子明白了，噢！這些都是日本兵的屍體。因為他知道，到中國來的日本兵，在最初的時候，被打死以後，都是裝到麻袋里，用汽車運走，這樣好掩蓋群眾的耳目。可是後來他們越死越多，用麻袋裝屍體裝不完了，這才改變了辦法——把腦袋切下來，裝到麻袋里運走。趙連榮又看了看，這些沒有腦袋的屍體，穿的都是黃軍裝，大皮鞋，每個屍體的旁邊，還都有一頂鋼盔。沒有疑問，准都是日本兵的屍體。一定是敵人往街里沖的時候，叫俺保中他們給揍死的。他狠狠地“啐！啐！”啐了兩口唾沫。又一想：俺保中他們怎麼着了？敵人死了這麼多，他們的傷亡還小的了嗎！想到這兒，他又慌慌地往街里跑。

趙連榮剛走進街口，就又看見一堆尸首。哎呀，這可都是我們的八路軍！立時刻兒就把個老头子給吓呆了：“保中啊！同志們啊！你們叫我老头子還怎麼活下去喲！”他這幾句話，不象說出來的，簡直就是哭出來的。他以為趙保中這一個營都犧牲了。你看他：眼里流着淚水，顫抖着兩隻老手，一個一個地扒拉着，找他的兒子趙保中。

他找來找去，找了兩個過兒，看看都挺面熟，好像都認識，可就是連一個名字也叫不上來，更找不見他的趙保中。他很納悶兒，心里話：想是俺保中沒有死？于是他把这些尸首點了點數，一共是三十一個。他這才清醒起來：“呃，保中他們一定是沖出去了。咱八路軍多會兒也沒有叫敵人消滅過。”他這兩句話剛剛說完，正想走回家去看看，猛然間，尸首里边站起一個人來。“啊！”這一家伙，把個老头子給吓得倒退了三步。

趙連榮使勁兒揉了揉眼，仔細這麼一看：喝！好大的個頭

兒，足有一冒手高，趙連榮要看他，都得仰着脖兒才成。只見他膀扇兒有門扇那麼寬，胳膊有小懷條兒那麼粗，四方臉盤兒又紅又黑，兩只眼睛又圓又大。濃眉毛，高顴骨，高鼻梁，寬下巴，看樣子也就是二十七八歲，可是長了有半寸多長的稀稀拉拉的連鬚胡髭。他滿臉都是灰塵，就象剛打磚窖里鑽出來一樣。在他的左眼窩兒下邊有一個小洞，一條紫紅的血綫從里边流出來，順着鼻窩兒流到嘴角兒，又流到脖子下邊去。身上的衣服滿是血漿泥土，已經看不清他穿的軍裝是什麼顏色了。他手里沒了武器，緊緊地攥着兩只象油錘一般大小的拳頭，怒目橫眉，咬牙切齒，全身都帶着杀气。他筆直地站着，動也不動，活象個鐵打的金剛。老頭子心里想：這是個人哪還是個什麼？莫非我眼瞎了嗎？可這明明是一個人啊！可人死了怎麼還能站起來呢？

趙連榮正在心神疑懼的時候，就听站起來的這個人說話了：“老大伯，別害怕。我沒有死，我還活着。你救救我吧，我渴得要命。”趙連榮一听他說話，這才把疑心定下來，又听着他這聲音耳熟，只是想不起是誰。于是他往前湊了兩步：“怎麼，你還沒死？你是誰？為什麼在死人堆里藏着？”他這一問，那人往前挪動了挪動：“老大伯，我真沒有死，這不是我還會走道會說話嗎？你看看：還認得我不？我叫史更新，我就是在你兒子趙保中領導下的史排長，我跟着趙營長來看過你老人家，我在你那上房屋西頭住過。不是有一天，我幫你鋤草，還替你磨過鋤刀嗎？”

趙連榮一听這話，心里全明白了，趕緊又上前湊了几步，使勁地睜着老眼瞅了瞅：“你是史排長，大伙兒都跟你叫史大

个兒。”史更新点点头：“是啊。”“怎么我看着你不象啊？”“这你老人家还用問嗎？这些日子就象过了多少年哪！別說是見了我，就是你跟赵营长見了面，恐怕你也認不清了。”赵連荣一想：“对呀。可是你知道保中他們怎么样了？”

史更新本来不愿意再多說話，但是赵連荣这么一問，他不得不把情况告訴給他，这才說道：“赵营长带着队伍已經冲过河去了，过了河就算是脱离了敌人的‘铁壁合围’圈兒。你老人家放心吧，他們这就要过京汉铁路到太行山里头去了，那里是咱們的巩固根据地，晋察冀軍区司令部、边区政府都在那里。他們到了那边，整顿整顿、准备准备，还要打回来。”

赵連荣听到这兒，心里的一块大石头“扑通”一声这才落了地。老头兒一高兴，他的話可就又来了：“不是說咱們的聶司令就在那里嗎？他一定得派队伍打过来。可是，你怎么不跟保中他們一块兒冲过河去呢？”“因为敌人太多，咱們的兵力太小。俺們这才决定迷惑敌人——我带着一个排在这兒作假突围，把敌人的兵力吸引过来，赵营长他們才能冲过河去。要不是这样，就得全軍复沒！我們这个排本来都决心牺牲在这兒，沒有想到，我被打死之后，又还醒过来了。因为弄不清敌情，沒有敢动，刚才看着是你老人家，我这才敢站起来。大伯，咱別在这兒多說話了，恐怕敌人还要来，你快点把我領到别处去，我歇一会儿，你給我烧点水喝，我好去追赶队伍。”

赵連荣一听史更新还要追队伍去，不由得就吸了一口气：“哎呀！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要追队伍？”“不，老大伯，只要我死不了，我就要追队伍。”赵連荣上前一看他这伤：脑袋上被打了一枪，这一枪，是从左眼窝兒下头打进去，从后脑勺子

下边出来的。看了之后，連說：“不行啊！不行啊！你走不了。”他可不知道史更新这人意志坚决：“大伯，我觉着不要紧，脑袋上这一枪，并没有伤着脑子，这是六五子弹，弹丸小，要是七九子弹，可就完了。你放心，我相信我死不了，我不会走不动。”赵連荣听着可还是摇头：“现在到处都有敌人，你一个人又没有武器了，我看……”史更新没有等他把話說完，就微微一笑：“大伯，我不会被敌人打死，别的不用說了！”赵連荣一看：史更新这么坚决，知道再說也沒有用。“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快走，到我家去，烧水做飯还方便，吃了喝了，把你这伤好好地包扎包扎，你就赶快去追队伍。可是我背不动你，我扶着你走吧。”史更新說：“用不着扶，我能走。”說着俩人就往家里走。

史更新心里着急，恨不能一步走进家去，他的路又熟，不知不觉就走到赵連荣的前头。赵連荣一看他这股子劲头兒，心里話：真是好样的！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走起路来还这么有劲兒，气势还这样的勇猛。他在后边跟着，止不住的点头称贊：好小伙子，真行！这样的战士，鬼子兵八个綁到一块兒他也比不了。

說話之間，俩人进了家門。到了院里一看，可不好了！三間正房和两陪房都燒塌了架，火头虽然熄灭，可是死火还在着，烧得什么东西还吱吱的直响。院子里还有一个深坑，看得出这是炸彈炸的。一所整整齐齐的院落，連炸帶燒，弄得破烂不堪，只有西南角上剩下了半間廁所，一間牛棚。史更新一看这个惨景，不由得又是一陣难过。他发着狠地咬了一咬牙。这一咬牙可不要紧，就觉着伤口火辣辣的酸疼，疼得鑽心，眼睛流泪，豆大的汗珠子从額头上滚落下来，两腿一軟就倒在地

下。

这时候的赵连荣怎么样了？他对史更新没有理会。因为他一进家门，心里就又慌乱起来。他的脸色变成了铁青，浑身发抖，使劲睁着两只老眼，看看这也完了，那也毁了，这个祖祖辈辈的老家，被糟蹋成了这个样子，真是心如刀搅，呆若木鸡！呆了好久，他把大腿一拍，“咳！”使劲地咳了一声，这才吐出一口怒气。只见他捶着胸膛，跺着双脚，大声喊着：“老天爷，你开开眼啊！老天爷，你把天塌下来吧！……”这功夫史更新在地下躺着哼了一声。老头子这才回过头来，一看，知道他是因受伤过重，心里着急，再加上又饥又渴，才跌倒在地。他慌忙上前把他扶了起来。房子全烧光了，只剩了厕所和牛棚没有烧，这可让他到哪儿去休息呢？只好把史更新扶进了牛棚，让他躺在草上休息。

赵连荣回身出来，想要给史更新弄吃弄喝。做饭是没有办法了，想法给他烧点水吧，可是铁锅已经炸碎了；水瓮也炸得光剩了个底儿，里边只有一点水，还掉进去了许多灰土。咳！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在地下拾起一块破锅片子来，放在火上，把水瓮底子上那点泥汤子倒进去，就这样烧起来了。

这时候老头子已经顾不得别的，他在旁边一蹲，直瞪着眼地看着，恨不能一时把水烧开，赶快给史更新喝了，好让他去追赶队伍，替他杀敌雪恨。好不容易才把水烧开了，他用衣裳袖子垫着，把水端进了牛棚，又想起自己腰里还带着两个剩窝头，急忙掏出来，掰碎了，在水里一泡，放在史更新的面前：“史排长，对不起你啊！你将就着吃了吧。”史更新一句客气话也没说，他就连吃带喝吃起来了。

史更新因为受了伤，吃喝自然是挺费劲。赵連荣一看他这个情形，就又問他：“史排长，你觉着怎么样？还能走嗎？要是不能走，我就扶着你先到外边麦子地里藏一藏，然后再想办法。”史更新說：“不用，別看我的伤重，我心里挺明白，把这点东西吃了喝了就更有劲了，我还是去追队伍，在这一带藏着是不保险的。我告訴你，大伯！这一次的‘反‘扫蕩’跟过去不同，上級早就指示了，是长期的，是最艰苦的，敌人一定要把这个鎮子作为长占的据点兒，你老人家應該早作打算。不过，几个月以后我們就打回来，咱們这是有計劃地撤退，还要有計劃地把敌人赶走。”赵連荣一听这話，心里不知道怎么好了，他一句話也說不出来，就象傻了一样。

說話之間，史更新就把这点东西吃完了。可是他倒觉着渾身无力，伤口疼痛，脑袋发沉，眼睛也懶得睜，連話也不願多說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赵連荣明白：受伤过重和劳累过了火以后，就会发生这种現象，讓他睡点觉才好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兒上，外边不远的地方兵勾兒——响了一枪。史更新一听是“三八式”步枪响，知道是敌人又来了。就觉着渾身一紧，騰的一下子站起来就要往外走。他又一想：“这时候往外走不行啊！”可是又怕敌人来搜查，連累了赵連荣。于是就說：“老大伯，敌人来了，你赶快躲出去。”赵連荣說：“我躲出去，你怎么办？”史更新說：“我就在这兒藏着，他不来拉倒，来了再說。”赵連荣一听就說：“这怎么行呢？我老头子能这么办事嗎？要走咱一块兒走，要死咱也死在一块兒。”史更新又問：“要走往哪里去呢？”赵連荣說：“鑽过‘通墙’上西邻。”史更新又說：“西邻也不保险哪，咱知道敌人往哪兒去呢？”

說話之間，又聽見更近的地方“乒乓”連响了两声盒子枪，紧接着有人咕咚咕咚跑的声音，又有人追着喊：“站住！站住！再跑打死你！”接着又是一連好几枪。在枪声中間，“咕哩哇啦”的有日本人在說話。很明显，这是敌人来到近前了。史更新一听着了急：“大伯，你赶快躲到別处去吧，別管我了。”說着，他就往外推赵連荣。赵連荣說什么也不肯离开。史更新真急了：“大伯啊，咱可是一家人哪！用不着說別的，咱們應該聪明点——能逃就逃，能走就走，你甭管我，我有办法对付他們。”赵連荣也着急地說：“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办，你依着我，赶快鑽到草里头去。他們要是来了，叫他看看这个家糟蹋成了这个样，他还搜查什么？”史更新还想再說話，可是一看老头子真有倔强劲兒，又觉着情况不允許迟疑了，这才依了他。还没有等史更新自己动作，赵連荣就連推带搯，把史更新推到了草堆里头，外面又用草把他盖起来，他就一动不动了。

赵連荣走出了牛棚，想仔細地听一听外面的动静。他刚一出来，就听大門外边有脚步声，他知道是敌人来到了。刚想回身再躲避起来，早就有一个特务領着一个日本兵闖进了院里来。

进院里来的这个特务年紀不大，身子不高，长得猴头猴脑，手里提着一支盒子枪，进来就用枪指着赵連荣尖声尖气地喊：“站住！哪兒跑？再跑就撂死你！”后边跟着的那个日本兵，两手端着“三八式”步枪，带着明晃晃的刺刀。他咧着嘴，瞪着眼，凶狠得就象个恶鬼。他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話問着：“你的，什么的干活？老头子，哼？”赵連荣知道走不脫了，竭力沉着鎮靜：“我是老百姓，房子都給烧了，还不許家来看看嗎？”他的話

剛說完，这个特务窜上来，“啪！啪！”就打了老头子两个嘴巴。“你当我不知道你是抗屬？你的兒子叫赵保中，他是八路軍的营长。你說是不是？”这两个嘴巴，打得赵連荣心里火烧火燎的难受，他真想还給他两巴掌，可是想了想，他忍耐住了，使劲地压着怒气：“先生，你認錯了。”这个特务“嘿嘿”冷笑了一声：“我認錯了？你敢說你不是抗屬嗎？你敢說你不是赵連荣嗎？”

赵連荣想說声不是抗屬，可是又不願意否認这个光荣的称呼兒，在敌人面前丢脸，讓汉奸耻笑。怎么回答才好呢？一时想不出話来。特务又是一声冷笑：“老东西，你的骨头烧成灰兒，我也能認出你来！你那房上长着几棵草我都知道。今兒在这兒被皇軍包围住的，就有你的兒子赵保中。好鬼啊！他們打死了皇軍一千多人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了。可是，他們有一些伤号走不了，他們現在在哪兒藏着你一定知道，要不，你跑进村来干什么？趁早兒說出来，饒你的老命，要是敢不說，你瞧見了沒有，我这二拇手指头一动，就要了你的命！”

赵連荣一听，特务对他知道得这么清楚，他不想再多說話了，只是說：“伤号，我一个也不知道。”特务一听他說不知道，就又上来打。这一回老头兒有了准备，把身子一扭，沒有讓特务打着。他知道特务还得打他，他就倒退了几步，一眼看到了他的榆木鋸把，心里一动，暗暗地想着：你个狗娘养的！你要再打我，我就抄起这家伙来跟你拚一拚。不想叫特务看破了他的主意，还没有等他靠近鋸把，特务早走过去把那家伙抓起来了：“哈哈！你也有武器啊！好，我先使喚使喚它。”說着就把盒子枪往腰里一插，举起鋸把照着赵連荣的脑袋就要打。

这时候，那个日本兵上来用枪一挡，他对着特务“哇啦”了

一声：“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叫他說的。”特务一看，就沒有敢打，可是他的鐵把也不好意思就放下来，于是就举着鐵把，逼着問：“你說出来不打你，八路軍的伤号藏在誰家了？”赵連荣还是說：“不知道。”“不知道我可打啦！”“打也是不知道。”“你再說个不知道！”“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”特务火兒了：“我叫你不知道。”樓头盖頂就是一家伙，赵連荣把脑袋一閃，正打在他的肩膀上。他“哼”了一声，就坐在地下了。特务刚想打第二下，日本兵又上来拦住了。

为什么这个日本兵又拦住不讓打呢？因为他听到牛棚里边有动静，他以为里边有人，可是他不敢进去，用枪指着，叫特务进去。他对着特务噙了噙嘴，低声說：“里边的看看。”这个特务也不敢进去，分明是害怕，可是他还假装着胆子大，就听他怪声地惊叫着：“八路！出来，出来，知道你在里边藏着了。出来鐵枪不杀，你要不出来，等管进去把你提出来，可就別說对不起你了。”賊了半天，里边也沒有动静。这功夫，日本兵又逼着他进去，特务还是不敢进，又喊叫：“你出来不出来？不出来可放火烧房啦！出来，出来。”他是光詐唬不敢往前迈腿。

說到这兒，大家一定想知道知道史更新在牛棚里怎么样了。

史更新是八路軍正規兵团的一个排长，是一位身經百战的勇士。他不光是有战斗技术，有战斗經驗，越是到了紧急危险的关头，他越沉着。当敌人在院子里折腾的时候，史更新就在牛棚里輕輕地把草拨拉开，悄悄地寻找武器。他想：牛棚里最好的武器是鋼犁的鋼刀。他对赵家这把鋼刀是很熟悉的，沒有費事兒就把它找到手了。他拿起这把鋼刀来，心里有了主

意，暗暗地說：鬼崽子！只要你敢进来，我就先劈了你！劈一个夺过一支枪来，我就有了办法。于是他手提着鋤刀就在門旁晃后头一站，单等着敌人进来。当特务打赵連荣的时候，他試了好几試，想出去跟敌人干一干。可是，他听着敌人距离屋門口有七八步远，又觉着这样出去，恐怕不行；我一刀只能劈一个，敌人要开枪打死我倒不要紧，可就怕的是赵大伯也活不成。想到这兒，他就又耐着性子等着。这功夫特务喊叫起来了，怎么办呢？他怀疑被敌人发觉了，又冷靜地听了听：特务是瞎詐唬哩。他知道：凡是这么瞎詐唬的就是胆小鬼，可是詐唬詐唬要沒有动静，他一定进来看看。对，还是等他进来。

再說这个特务。他在牛棚外边詐唬了半天，听不見里边有什么动静，以为里边沒有人。于是他就要往里边走。他往里边这么一走可不要紧，赵連荣老头子沉不住气了，他猛然站起来，拦住特务：“先生，里边沒有八路军，这是个牛棚，里头什么也藏不住。”他这一来可鬧糟了，特务是很狡猾的啊！一看老头子这个表现，心里明白了：里边一定有人！这就又吓得急忙把身子縮回来，又逼着赵連荣进去：“好你个老东西！你說沒有八路军，我要进去你为什么拦住我？你不讓我进去，好，你进去，走，走，給我走。”这个特务是想：讓赵連荣在头里走，他在后边跟着，想利用老头子作掩体。

赵連荣能够領特务进去嗎？当然不能。他觉着：要是領着特务去找八路军的伤号，这成了什么人呢？就是把脑袋割下来，也不能这么办。可是特务逼着他进去，怎么应付好呢？想了想就說：“我不領着你进去。”这个特务一听，就又战兢兢地問：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老头子說：“我領着你进去，要是什

么也找不着，你不打我啊！”“不打你，你快进去吧，走，快走。”这时候的赵連荣可真是为起难来了：进去吧？不能够；不进去吧？特务逼着；跟敌人拚了吧？自己赤手空拳……。这功夫特务已經把鐵把扔掉，用盒子逼着赵連荣，他越逼越紧，赵連荣不由得就用眼瞅一瞅牛棚門口。为什么他要瞅着牛棚門口呢？連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可是他这一来，把个特务給吓毛了脚，他也直看牛棚的門口，光怕从里边出来人打死他，只見他惊惊炸炸地看着牛棚門口直往后退。

他这么一来，日本兵也害了怕，不过他沒有往后退，他把枪攥得更紧，用刺刀逼着特务跟赵連荣：“走的，走的，通通进去。”这个特务一看，日本兵的刺刀逼在身边，就不敢再往后退，可是也不敢进牛棚，就象釘住一样不敢动了。日本兵急了：“八个牙路！死了死了的有！”他罵着就把刺刀在特务和赵連荣的面前一晃，吓得个特务“啊”的一声，往旁边一闪。他一看不进去是不行了，上来把赵連荣的衣領抓住，象狼嗥一样地叫喊着：“走！給我进去！不进去，就崩了你！”

特务这么一来，可把个老头子給逼急了，他一股子怒火往上一窜，两只象干柴棒似的老手，拼命地一扑，大声喊着：“拚了命吧！我招死你个狗娘养的！”好松的特务，被赵連荣給招住了脖子，就象兔子被老鹰抓住一样，叫都叫不出来了。这一家伙，把个日本兵也給吓坏了，他端着步枪：“呀——呀——老头子大大的厉害！呀——”对着赵連荣的肚子就是一刺刀。赵連荣一看刺刀来了，急忙把特务松开，两手上就去抓日本兵的枪。枪也抓住了，可是刺刀刺进了他的肚子，前后都扎通了！一陣疼痛，倒在地下，大叫了一声“史排长”就再也說不出話来，可

是他的两只手还紧紧地攥着敌人的枪头。

史更新在牛棚里听得真真切切，一步窜了出来，手举着大铡刀，猛喝了一声“住手！”特务一看，史更新就象个天王一般！吓得他浑身战抖，手忙脚乱，还没有来得及举枪打，史更新情急气壮，眼快心灵，手起刀落，只听“喀嚓”的一声，把个特务给劈了两瓣。这一家伙，这个日本兵可更吓毛了脚，他想赶快夺回枪来，刺杀史更新，可是他的枪被赵蓬荣给抓了个结结实实，他连夺了三下也没有夺回来。要脱这个日本兵可真不简单，他一看不妙，赶紧把枪丢开，一扭身子，把史更新给面对面的抱住了。他这一抱，史更新这把大铡刀再也使用不上了。日本兵都讲究摔跤，他想把史更新摔倒，可是他哪里知道：在这一带滹沱河岸的人，差不多都会两下子武术，不会别的，也会个“三角毛儿”“四门斗儿”。史更新不光是会武术，他身高力大，又有战斗经验，又有熟练的战斗技术，一个普通的日本兵哪里是他的对手？他索性也把铡刀扔掉，来和日本兵徒手干。

当日本兵想要把史更新抱起来的时候，他就使了个“千斤顶儿”，这个日本兵把吃奶的劲头儿都使出来了，就听他“哼！哼！”象牛犷气一样，可是史更新亚赛个生铁铸成的罗汉，纹丝儿也没有动。正在这个劲头儿上，史更新的双手把日本兵的脖子一招，用力向前一推，这个日本兵不得不放开手。他放开了手，可是史更新还招着他的脖子哩！史更新的个子高胳膊长，日本兵个儿矮胳膊短，他的两只手只是乱抓乱挠，脑袋瓜子拼命地往后曳。这时候，史更新把右腿往上一提，就着日本兵往后曳的劲儿，照着他的胸膛猛力一踹，说了声“去你娘的吧！”这一脚把个日本兵踹出去了有一丈远，就听“咕咚”的一